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卷第六十五則

嚴武不殺杜甫

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為蜀道難者為房與杜危之也甫傳云武以世舊待甫甫見之或時不巾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褊躁嘗馮醉登武牀斥其父名武不以為忤初無所謂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為然予案李白蜀道難本以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之矣甫集中詩

凡爲武作者幾三十篇送其還朝者曰江村獨歸處寂
寞養殘生喜其再鎮蜀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爲文翁
再剖符此猶是武在時語至哭其歸櫬及八哀詩記室
得何遜韜鈴延子荆蓋以自況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
纓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眷如此好事
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
黃祖殺禰衡爲喻殆是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武肯以
黃祖自比乎

王嘉薦孔光

漢王嘉爲丞相以忠諫忤哀帝事下將軍朝者光祿大

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上可其
奏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嘉對吏自言不能進賢退不
肖吏問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不能進嘉死後上覽
其對思嘉言復以光爲丞相案嘉之就獄由光逢君之
惡而嘉且死尚稱其賢嘉用忠直隕命名章一時然亦
可謂不知人矣光之邪佞鬼所唾也奴事董賢協媚王
莽爲漢蝨蟻尚得爲賢也哉

朱溫三事

義理所在雖盜賊凶悖之人亦有不能違者劉仁恭爲
盧龍節度使其子守文守滄州朱全忠引兵攻之城不

食盡使人說以早降守文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
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
其辭直爲之緩攻其後還師悉焚諸營資糧在舟中者
鑿而沉之守文遺全忠書曰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
與其焚之爲煙沉之爲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爲
之留數困滄人賴以濟及篡唐之後蘇循及其子楷自
謂有功於梁當不次擢用全忠薄其爲人以其爲唐鴟
梟賣國求利勒循致仕斤楷歸田里宋州節度使進瑞
麥省之不憚曰宋州今年水災百姓不足何用此爲遣
中使詰責之縣令除名此三事在他人爲不足道於全

忠則為可書矣所謂憎而知其善也

文字潤筆

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傳邕尤長
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齋持金帛往求其文前
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巨萬時議以為自古
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故杜詩云干謁滿其門碑版照
四裔豐屋珊瑚鉤騏驎織成罽紫駟隨劍几義取無虛
歲又有送斛斯六官詩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
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蓋笑之也韓愈撰平淮西碑憲
宗以石本賜韓宏宏寄絹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鞍

馬弁白玉帶劉义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
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劉禹錫祭愈文云公鼎侯
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皇甫湜為裴度作福
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
縑何遇我薄邪度笑酬以絹九千匹穆宗詔蕭俛撰成
德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撰進之後例
得貺遺若龜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文宗時
長安中爭為碑誌若市買然大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
競爭致不由喪家裴均之子持萬縑詣韋貫之求銘貫
之曰吾寧餓死豈忍為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記曰子

與元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
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與馬綾帛洎銀鞍玉帶之物
價當六七十萬爲謝文之贄子念平生分贄不當納往
反再三訖不得已回施茲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
柳玘善書自御史大夫貶瀘州刺史東川節度使顧彥
暉請書德政碑玘曰若以潤筆爲贈即不敢從命本朝
此風猶存唯蘇坡公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
德故謂富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張文定公
也此外趙康靖公滕元發二銘乃代文定所爲者在翰
林日詔撰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亦辭不作曾子開

與彭器資為執友彭之亡曾公作銘彭之子以金帶縑帛為謝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盡朋友之義若以貨見投非足下所以事父執之道也彭子皇懼而止此帖今藏其家

漢舉賢良

漢武帝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是時對者百餘人帝獨善莊助對擢為中大夫後六年當元光元年復詔舉賢良於是董仲舒等出焉資治通鑑書仲舒所對為建元案策問中云朕親

耕籍田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
盡思極神對策曰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
未濟必非即位之始年也

戊為武

十干戊字只與茂同音俗輩呼為務非也吳中術者又
稱為武偶閱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曰辰
內戊字請改為武乃知亦有所自也今北人語多曰武
朱溫父名誠以戊類成字故司天諂之耳

怨耦曰仇

左傳師服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注云自古

有此言案許叔重說文於述字上引虞書曰方述孱功
又曰怨匹曰述然則出於虞書今亡矣以鳩孱爲述孱
以耦爲匹以仇爲述其不同如此而孱字下所引乃曰
旁救孱功自有二說旻字下引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
旻天摯字下引虞書雉摯今皆無此

說文與經傳不同

許叔重在東漢與馬融鄭康成輩不甚相先後而所著
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聊撫逐書十數條以示
學者其字異而音同者不載所引周易百穀草木麋乎
土爲艸木麋乎地服牛乘馬爲備音備牛乘馬夕惕若厲

為若鬻其文蔚也為斐也乘馬班如為驢如天地網緼

為天地壹壺繻有衣柳為需有衣絮書晉卦為晉巽為

艱艮為見所引書帝乃殂落為勛乃殂窳三苗為窳也塞

音三苗勿以儉人為諛人諛問也在後之侗為在夏后之

詞尚不忌于凶德為上不甚峙乃糗糧為餽糧教曹子

為教育子百工營求為夙求至于屬婦為媯婦媯音鄰妊身也

有疾弗豫為有疾不愈我之弗辟為不僻截截論言為

粼粼巧言又園園升雲半有半無源有爪而不敢以撮

及以相陵憊維緇有稽之句皆云周書今所無也所引

詩既伯既禱為既禡既禡新臺有泚為有址焉得諼草

為安得憲艸牆有茨為有薺棘人藥藥為鬱鬱江之永

矣為羨矣得此戚施為醜醜伐木許許為所所儻儻俟

俟為伍伍俟俟嘽嘽駱馬為彥彥赤舄几几為已已又

為擊擊音慳民之方殿屎為方唵唵混夷駮矣為大夷四

矣陶復陶穴為陶復地也室其會如林為其旒國步斯頻

為斯曠滌滌山川為蔽蔽論語荷蕢為荷更褻裘為結

衣又有跂予之足一句孟子源源而來為諛諛音願徐也接

浙為澆浙澆其兩切乾漬米也左傳老涼為牝涼芟夷為芟音發夷

圭竇為圭齋澤之萑蒲為澤之目籟禁苑也東甸兩牡為

中甸一轅楠柎藉幹為楠部薦幹公羊闐然為覲然覲失

冉切暫見也

國語餽飯不及壺飧為佻飯不及一食如此者

甚多

周亞夫

漢景帝即位三年七國同日反吳王至稱東帝天下震動周亞夫一出即平之功亦不細矣而訖死於非罪景帝雖未為仁君然亦非好殺卿大夫者何獨至亞夫而忍為之切嘗原其說亞夫之為人班馬雖不明言然必倖直行者方其將屯細柳祇以備胡且近在長安數十里間非若出臨邊塞與敵對壘有呼吸不可測知之事今天子勞軍至不得入及遣使持節詔之始開壁門

又使不得驅馳以軍禮見自言介冑之士不拜天子改容稱謝然後去是乃王旅萬騎乘輿黃屋顧制命於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傲睨帝尊習與性成故賜食不設箸有不平之意鞅鞅非少主臣必已見於辭氣之間以是隕命其可惜也秦王猛伐燕圍鄴符堅自長安赴之至安陽猛潛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却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猛之識慮視亞夫有間矣

煬王煬帝

金匱元顏亮隕於廣陵葛王袞已自立於是追廢為王

而謚曰煬邁奉使之日實首聞之接伴副使祕書少監
王補言及此云北人戲謂之曰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
及歸覲

德壽宮奏其事

高宗天顏甚悅曰亮去歲南牧已而死歸人皆以為類
符堅唯吾獨云似隋煬帝其死處既同今得謚又如此
豈非天乎此段
聖語當不見於史錄故竊志之

鄭莊公

左傳載諸國事於第一卷首書鄭莊公自後紀其所行

尤詳仍每事必有君子一說唯詛射潁考叔以爲失政
刑此外率稱其善杜氏注文又從而獎與之案莊公爲
周卿士以平王貳於虢而取王子爲質以威王畀虢公
政而取溫之麥取成周之禾以王奪不使知政忿而不
朝拒天子之師射王中肩謂天子不能復巡守以泰山
之祊易許田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至有城潁及泉之誓
是其事君事親可謂亂臣賊子者矣而曾無一語以貶
之書姜氏爲母子如初杜注云公雖失之於初而孝心
不忘故考叔感而通之書鄭伯以齊人朝王曰禮也杜
云莊公不以虢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書息侯伐鄭曰

不度德杜云鄭莊賢書取郕與防歸于魯曰可謂正矣
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書使許叔居許東
偏曰於是乎有禮度德而處量力而行相時而動可謂
知禮書周鄭交惡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是乃以天子
諸侯混爲一區無復有上下等威之辨射王之夜使祭
足勞王杜云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此段尤爲悖理
唯公羊子於克段于鄆之下書曰大鄭伯之惡爲得之

百六陽九

史傳稱百六陽九爲厄會以曆志考之其名有八初入
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九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

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今人但知陽九之危云經歲者常歲也

左傳易筮

左傳所載周易占筮大抵只一爻之變未嘗有兩爻以上者畢萬筮仕遇屯之比初九變也成季將生遇大有之乾六五變也晉嫁伯姬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晉文公迎天子遇大有乃九三變而之睽叔孫莊叔生子豹遇明夷乃初九變而之謙崔杼娶妻遇困乃六三變而之大過南蒯作亂遇坤乃六五變而之比趙鞅救鄭遇

泰乃六五變而之需占者即演而爲說然崔杼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叔孫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殆若專爲二子所作也唯陳厲公生敬仲遇觀之否周史曰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杜氏注云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子謂此正是用中爻取義前書論之詳矣又有相與論事不假著占而引卦以言者如鄭公子曼滿欲爲卿王子伯廖曰周易有之在豐之離晉先穀違命進師知莊子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楚王忼侈子大叔曰在復之頤但以爻辭合其所行之事耳至於爲嬴敗姬伐齊

則可等語自是一時探蹟索隱非後人所可到也衛襄公生子孔成子占之亦遇屯之比與畢萬同雖史朝與辛廖之言則異然皆以利建侯為主

鍾繇自効

漢建安中曹操以鍾繇為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詔召河東太守王邑而拜杜畿為太守郡掾詣繇求留邑繇不聽邑詣許自歸繇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効曰謹案侍中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筭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眾職荒頓既

舉文書操彈失理輕慢憲度不與國同心爲臣不忠大
爲不敬臣請法車召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削爵士臣
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伏須罪誅詔不許予觀近時士
大夫自劾者不過云乞將臣重行竄黜闔門待罪而已
如繇此章蓋與爲它人所糾亡異也豈非身爲司隸職
在刺舉故如是乎

大義感人

理義感人心其究至於浹肌膚而淪骨髓不過語言造
次之間初非有怪竒卓詭之事也楚昭王遭吳闔廬之
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

三六
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犇走赴秦號哭請救
竟以復國漢高祖入關召諸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
久矣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凡吾所以來爲
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母恐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
邑告諭之秦民大喜已而項羽所過殘滅民大失望劉
氏四百年基業定於是矣唐明皇避祿山亂至扶風士
卒頗懷去就流言不遜召入諭之曰朕託任失人致逆
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卒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
朕甚愧之今聽各還家朕獨與子弟入蜀今日與卿等
訣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衆皆哭曰死生從

陛下自是流言遂息賊圍張巡於雍丘大將勸巡降巡
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
以大義而斬之士心益勸河北四凶稱王李抱真使賈
林說王武俊託爲天子之語曰朕前事誠誤朋友失意
尚可謝況朕爲四海之主乎武俊即首唱從化及奉天
詔下武俊遣使謂田悅曰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何
得不悔過而歸之王庭湊盜據成德韓愈宣慰庭湊拔
刃弦弓以逆及館羅甲士於廷愈爲言安史以來逆順
禍福之理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訖爲藩臣黃巢僞
赦至鳳翔節度使鄭畋不出樂奏將佐皆哭巢使者怪

三六十一
公齋續筆六
之幕客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無不
泣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旋起兵
率倡諸鎮以復長安田悅以魏叛喪師遁還亦能以語
言動衆心誓同生死乃知陸贄勸德宗痛自咎悔以言
謝天下制書所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識者知
賊不足平凡此數端皆異代而同符也國家靖康建炎
之難極矣不聞有此何邪

容齋續筆卷第六

容齋續筆卷第七

新學由國
藏書山房

古堂
藏書山房

德水
藏書山房

德水
藏書山房

鞠山文庫

田租輕重

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云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蓋十一之外更無佗數也今時大不然每當輸一石而義倉省耗別爲一斗二升官倉明言十加六復於其間用米之精麤爲說分若干甲有至七八甲者則數外之取亦如之庾人執槩從而輕重其手度二石二三斗乃可給至於水脚頭子市例之類其名不一合爲七八百錢以中價計之并僦船負擔又須五斗殆是一而取三以予

所見唯會稽為輕視前所云不能一半也董仲舒為武帝言民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而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謂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三十及二十倍也又云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言下戶貧民自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今吾鄉俗正如此目為主客分云

女子夜績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謂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為四十五日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戰國策甘茂亡

秦出關遇蘇代曰江上之貧女與富人女會績而無燭
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
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以是知三代之時
民風和厚勤樸如此非獨女子也男子亦然豳風晝爾
于茅宵爾索綯言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綯索以待時用
也夜者日之餘其爲益多矣

淮南王

漢淮南厲王死民作歌以諷文帝曰一尺布尚可縫一
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此史漢所書也高誘作
鴻烈解叙及許叔重注文其辭乃云一尺繒好童童一

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殊為不同後人但引尺布斗粟之喻耳厲王子安復為王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漢書藝文志淮南內二十一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列於雜家今所存者二十一卷蓋內篇也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處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叙以為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然唯左吳雷被伍被見於史雷被者蓋為安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疑不得為賓客之賢也

薛國父長

左傳載魯哀公大夫云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漢公孫卿語武帝云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案王制所紀九州凡千七百七十有三國多寡殊不侔以環移之一君會朝所將吏卒姑以百人計之則萬國之衆當爲百萬塗山之下將安所歸宿乎其爲僞言無可疑者所謂存者數十考諸經傳可見者唯薛耳薛之祖是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自此受封歷商及周末始爲宋偃王所滅其享國千九百餘年傳六十四代三代諸侯莫之與比薛壤地褊小以詩則不列於國風以世家則不列於史記而春秋二百

四十二年之間視同儕邾杞滕鄆獨未嘗受大國侵伐
則其爲邦亦自有持守之道矣

建除十二辰

建除十二辰史漢曆書皆不載日者列傳但有建除家
以爲不吉一句惟淮南鴻烈解天文訓篇云寅爲建卯
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
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
閉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今會元官曆每月遇建平破
收日皆不用以建爲月陽破爲月對平收隨陰陽月遞
互爲魁罡也酉陽雜俎夢篇云周禮以日月星辰各占

六夢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今注無此語正義曰案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陽破陰陰破陽今不知何書所載但又以十干爲破未之前聞也

俗語算數

三三如九三四十二二八十六四四十六三九二十七
四九三十六六六三十六五八四十五九四十五六九
五十四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二九九八十一皆俗語
算數然淮南子中有之三七十二一蘇秦說齊王之辭
也漢書律曆志劉歆典領鐘律奏其辭亦云八八六十

四杜預注左傳天子用八云八八六十四人又六六三
十六人四四十六人如淳孟康晉灼注漢志亦有二八
十六三四十二六八四十八八八六十四等語

伍文用事

唐順宗即位抱疾不能言王伍王叔文以東宮舊人用
事政自己出即日禁宮市之擾民五坊小兒之暴閭巷
罷鹽鐵使之月進出教坊女伎六百還其家以德宗十
年不下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不復叙用即追陸
贄鄭餘慶韓臯陽城還京師起姜公輔爲刺史人情大
悅百姓相聚謹呼又謀奪官者兵旣以范希朝及其客

韓泰揔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諸將以狀來辭始大怒令其使歸告其將無以兵屬人當是時此計若成兵柄歸外朝則定策國老等事必不至後日之患矣所交黨與如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曄劉禹錫柳宗元皆一時豪雋知名之士惟其居心不正好謀務速欲盡据大權如鄭珣瑜高郢武元衡稍異己者皆亟斥徙以故不旋踵而身陷罪戮後世蓋有居佞文之地而但務嘯引沾沾小人以爲鷹犬者殆又不足以望其百一云白樂天諷諫元和四年作其中賣炭翁一篇蓋爲宮市然則未嘗能絕也

五十絃瑟

李商隱詩云錦瑟無端五十絃說者以爲錦瑟者令狐丞相侍兒小名此篇皆寓言而不知五十絃所起劉昭釋名箜篌云師延所作靡靡之樂蓋空國之侯所作也段安節樂府錄云箜篌乃鄭衛之音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吳兢解題云漢武依琴造坎侯言坎坎應節也後訛爲箜篌予案史記封禪書云漢公孫卿爲武帝言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於是武帝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應劭曰帝令樂人侯調始造此器前漢郊祀

志備書此事言空侯瑟自此起顏師古不引劭所注然則二樂本始曉然可攷雖劉吳博洽亦不深究且空元非國名其說尤穿鑿也初學記太平御覽編載樂事亦遺而不書莊子言魯遽調瑟二十五弦皆動蓋此云續漢書云靈帝胡服作箜篌亦非也

遷固用疑字

東坡作趙德麟字說云漢武帝獲白麟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爲言疑之也予觀史漢所紀事凡致疑者或曰若或曰云或曰焉或曰蓋其語舒緩含深意姑以封禪書郊祀志考之漫記于此雍州好時

自古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
三神山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能
至望見之焉新垣平望氣言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
焉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出長安門若見五人
於道北蓋夜致王夫人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登
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云祭封禪祠
其夜若有光封禪大詔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河東迎
鼎有黃雲蓋焉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方士言
蓬萊諸神若將可得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
云獲若石云于陳倉此外如所謂及羣臣有言老父則

大以爲僂人也可爲觀如緱城神人宜可致天旱意乾
封乎然其效可睹矣詞旨亦相似

僭亂的對

王莽竊位稱新室公孫述稱成家袁術稱仲家董卓郿
塢公孫瓚易京皆自然的對也

月不勝火

莊子外物篇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
火於是乎有焚和而道盡注云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
則知分東坡所引乃曰郭象以爲大而闇不若小而明
陋哉斯言也爲更之曰月固不勝燭言明於大者必晦

於小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
然卒之火勝月耶月勝火耶予記朱元成萍洲可談所
載王荆公在修撰經義局因見舉燭言佛書有日月燈
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乎呂惠卿曰日煜乎晝月
煜乎夜燈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也公大以爲
然蓋發言中理出人意表云予妄意莊子之旨謂人心
如月湛然虛靜而爲利害所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
月不能勝之矣非論其明闇也

靈臺有持

莊子庚桑楚篇云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

持者也郭象云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持則失也陳碧虛云真宰存焉隨其成心而師之子謂是皆置論於言意之表玄之又玄復采莊子之語以爲說而於本旨殆不然也嘗記洪慶善云此一章謂持心有道苟爲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復可持矣蓋前二人解釋者爲兩而字所惑故從而爲之辭

董仲舒災異對

漢武帝建元六年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董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山橐未上主父偃竊其書奏之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

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此本傳所書而五行志載其對曰漢當亡秦大敝之後承其下流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衆故天災若語陛下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其後淮南衡山王謀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斷於外不請既

還奏事上皆是之凡與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皆以
罪輕重受誅二獄死者數萬人嗚呼以武帝之嗜殺時
臨御方數歲可與爲善廟殿之災豈無它說而仲舒首
勸其殺骨肉大臣與平生學術大爲乖刺馴致數萬人
之禍皆此書啓之也然則下吏幾死蓋天所以激步舒
云使其就戮非不幸也

李正己獻錢

唐德宗初即位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
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
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

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
慙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紹興三十年鎮江
都統制劉寶乞詣闕奏事朝廷以其方命刻下罷就散
職寶規取恩寵掃一府所有載以自隨巨舟連檣白金
至五艦它所齎挾皆稱是其始謀蓋云此行不以何事
必可力買既至越趨國門不許入覲或以謂欲上諸內
府予時爲樞密檢詳爲丞相言援祐甫所陳乞以寶所
齎等第賜其本軍明降詔書遣一朝士以寶平生過惡
告諭卒伍使知

明天子惠綏惻怛之意或寶靳固奄有刃爲已物則宜

因人之言發命詰問在行之物本安所出今安所用悉取而籍之就其舟楫北還充賜尤可以破其谿壑無厭之謀湯岐公當國不能用也

宣室

漢宣室有殿有閣皆在未央宮殿北三輔黃圖以爲前殿正室武帝爲竇太主置酒引內董偃東方朔曰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文帝受釐于此宣帝常齋居以決事如淳曰布政教之室也然則起於高祖時蕭何所創爲退朝聽政之所而史記龜策傳云武王圍紂象郎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

室淮南子云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宣室注曰
商宮名一曰獄也蓋商時已有此名漢偶與之同黃圖
乃以爲漢取舊名非也

昔昔鹽

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之句爲隋煬帝所嫉考其詩名
昔昔鹽凡十韻垂柳覆金堤薜蘿葉復齊水溢芙蓉沼
花飛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
月守空闈常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
逐帷低飛翬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
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

蹄唐趙嘏廣之爲二十章其燕泥一章云春至今朝燕
花時伴獨啼飛斜珠箔隔語近畫梁低惟卷閑窺戶牀
空暗落泥誰能長對此雙去復雙栖樂苑以爲羽調曲
玄怪錄載蘧條三娘工唱阿鵲鹽又有突厥鹽黃帝鹽
白鴿鹽神雀鹽踈勒鹽滿座鹽歸國鹽唐詩媚賴吳娘
唱是鹽更奏新聲刮骨鹽然則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
曲引之類云今南嶽廟獻神樂曲有黃帝鹽而俗傳以
爲皇帝炎長沙志從而書之蓋不考也韋毅編唐才調
詩以趙詩爲劉長卿而題爲別宕子怨誤矣

將帥當專

周易師卦六三師或輿尸凶九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
正凶爻意謂用兵當付一帥苟其儔雜然臨之則凶矣
輿尸者衆主也安慶緒既敗遁歸相州肅宗命郭汾陽
李臨淮九節度致討以二人皆元勲難相統屬故不置
元帥但以宦者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步騎六
十萬爲史思明所挫一戰而潰憲宗討淮西命宣武等
十六道進軍雖以韓弘爲都統而身未嘗至旣無統帥
至四年不克及裴度一出才數月即成功穆宗討王庭
湊朱克融時裴度鎮河東亦爲都招討使羣帥如李光
顏烏重嗣皆當時名將而翰林學士元稹意圖宰相忌

度先進與知樞密魏簡相結度每奏畫軍事輒從中沮壞之故屯守踰年竟無成績正元之誅吳少誠元和之征盧從史皆此類也石晉開運中爲契丹所攻中國兵力寡弱桑維翰爲宰相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雖杜重威李守正張彥澤輩驚材反虜然重威爲主將陽城之戰三人者尚能以身徇國大敗彊胡耶律德光乘橐它奔竄僅而獲免由是觀之大將之權其可不專邪

容齋續筆卷第七

行有餘生之學力

...

...

...

...

...

...

...

...

容齋續筆卷第八十五則

著龜卜筮

古人重卜筮其究至於通神龜爲卜著爲筮故曰假爾
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
亶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舜之命禹武王之
伐紂召公相宅周公營成周末嘗不昆命元龜襲祥考
卜然筮短龜長則龜卜猶在易筮之上漢藝文志劉向
所輯七略自龜書夏龜之屬凡十五家至四百一卷後
世無傳焉今之揲著者率多流入於影象所謂龜策惟
市井細人始習此藝其得不過數錢士大夫未嘗過而



問也伎術標榜所在如織五星六壬衍禽三命軌析太
一洞微紫微太素遁甲人人自以爲君平家家自以爲
季主每況愈下由是藉手于達官要人舟車交錯於道
路毀譽紛紜而術益隱矣周禮太卜掌三兆之灋一曰
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杜子春云玉兆顓帝之兆瓦
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
頌皆千有二百又掌三易之灋曰連山曰歸藏曰周易
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今獨周易之書存它不
復可見世謂文王重易六爻爲六十四卦然則夏商之
易已如是矣左氏傳所載懿氏占曰鳳望于飛和鳴鏘

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成季之卜曰其名曰友在公之
右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晉獻公驪姬之繇曰專之渝攘
公之瑜嫁伯姬之繇曰車說其輶火焚其旗寇張之弧
姪其從姑秦伯伐晉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文公納王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北鄆陵之戰晉侯筮曰
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宋伐鄭趙鞅卜救之遇水適
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史
墨曰盈水名子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杜氏謂鞅姓盈
宋姓子蓋言羸與盈同也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
游也衛莊公卜夢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齋焉闔門

塞竇乃自後踰此十占皆不可得其說故杜元凱云凡
筮者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時占者或取
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王相以成其占若盡附會
以爻象則架虛而不經可為通論然亦安知非連山歸
藏所載乎

地名異音

郡邑之名有與本字大不同者顏師古以為土俗各有
別稱者是也姑以漢書地理志言之馮翊之櫟陽為藥
陽蓮勺為輦酌太原之慮虜為廬夷上黨之沾為添河
內之隆慮為林廬蕩陰為湯陰潁川之不羹為不郎南

陽之鄜爲擲堵陽爲者陽鄆爲讚沛之鄆爲嵯郢爲多
清河之郟爲輸汝南之平輿爲平預濟陰之宛句爲寃
劬江夏之沙羨爲沙夷九江之橐臯爲拓姑廬江之雩
婁爲吁閭山陽之方與爲房豫琅邪之不其爲不基東
海之承爲謚長沙之承陽爲丞陽臨淮之取慮爲秋廬
會稽之諸暨爲諸旣太末爲闐末豫章之餘汗爲餘干
梓潼之汁方爲十方蜀郡之徙爲斯益州之味爲昧金
城之允吾爲鉛牙允街爲鉛街武威之樸剝爲蒲環張
掖之番禾爲盤和安定之烏氏爲烏支上郡之龜茲爲
丘慈西河之鶻澤爲桔澤代郡之标氏爲權精遼西之

且慮爲起廬令支爲鈴祇遼東之番汗爲盤寒樂浪之
黏蟬爲黏提南海之番禺爲潘隅蒼梧之荔浦爲肄浦
交趾之羸樓爲蓮萋九真之都龐爲都龍日南之西捲
爲西權淮陽之陽夏爲陽賈魯國之蕃爲皮皆不可求
之於義訓字書亦不盡載也

韓嬰詩

前漢書儒林傳叙詩云漢興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
韓嬰作韓詩又云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
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
爲近之嬰爲文帝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

意作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武帝時與董仲舒論於上前精悍分明仲舒不能難其後韓氏有王吉食子公長孫順之學藝文志韓家詩經二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曆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于杭其末又題云蒙文相公改正三千餘字子家有其書讀首卷第二章曰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子貢曰吾將南之楚逢天暑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水流而趨海

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置之沙
上曰禮固不親授孔子抽琴去其軫子貢往請調其音
婦人曰吾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孔子抽絺綌五兩以授
子貢子貢曰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曰子
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切有狂夫守之者矣詩
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觀此章乃謂孔子見處女而教子貢以微詞三挑之以
是說詩可乎其謬戾甚矣它亦無足言

五行表絕字

木絕於申故神字之訓爲木自斃水土絕於巳故汜字

之訓說文以爲窮瀆圮字之訓爲岸圮及覆火衰於成
故威爲滅金衰於丑故鈕爲鍵閉製字之義昭矣

漢表所記事

漢書功臣表所記列侯功狀有紀傳所軼者韓信擊魏
以木罌缶度軍表云祝阿侯高邑以將軍屬淮陰擊魏
罌度軍史記作罌蓋此計由邑所建也信謀發兵襲呂后其

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晉

灼注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表有滇陽侯樂說史記作

樂說以淮陰舍人告反侯蓋非謝公也須昌侯趙衍從

漢王起漢中雍軍塞渭上上計欲還衍言從它道道通

中牟侯單右車始高祖微時有急給高祖馬故得侯

侯黃極忠以羣盜長為臨江將已而為漢擊臨江王祁

侯繒賀從擊項籍漢王敗走賀擊楚迫騎以故不得進

漢王顧謂賀祁王史記作侯顏師古曰謂之祁王蓋嘉其功

故寵褒之許以為王也它復有與傳小異者史記張良

傳項梁立韓王成以良為韓申徒徐廣云申徒即司徒

語音訛轉也而漢表良以韓申都下韓師古云韓申都

即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字案良與韓

王信了不相干顏注誤矣自司徒訛為申徒自申徒為

申都自申都為信都展轉相傳古書豈復可以字義求

也韓信歸漢爲治粟都尉表以爲票客師古曰與紀傳
參錯不同或者以其票疾而賓客禮之故云票客也史
記作典客索隱以爲粟客此外又有官名非史所載者
如孔聚以執盾從周竈以長鈺都尉郭蒙以戶衛宣虎
以重將重將者主將領輜重也彤跣以門尉棘丘侯襄
以執盾隊史郭亭以塞路塞路者主遮塞要路以備敵
寇也丁禮以中涓騎爰類以慎將謂以謹慎爲將也許
盎以駢隣說衛駢隣者二馬曰駢謂並兩騎爲軍翼也
說讀曰稅稅衛者軍行初舍止之時主爲衛也許癭以
趙右林將林將者將士林猶言羽林之將也清侯以弩

三九八
容齋續筆八
將留盼以客吏馮解散以代大與大與主爵祿之官也
史記作太尉斬彊以郎中騎千人之類聊紀於此以示
讀史者云

蕭何給韓信

黥布爲其臣賁赫告反高祖以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
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布遂反
韓信爲人告反呂右欲召恐其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
令人稱陳豨已破給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即被誅信
之爲大將軍實蕭何所薦今其死也又出其謀故俚語
有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之語何尚能救黥布而翻忍於

信如此豈非以高祖出征呂后居內而急變從中起已
爲留守故不得不亟誅之非如布之事尚在疑似之域也

彭越無罪

韓信英布彭越皆以謀反誅夷信乘高祖自將征陳豨
之時欲詐赦諸官徒發兵襲呂后太子布見漢使驗問
即發兵東取荆西擊楚對高祖言欲爲帝其爲反逆已
明唯越但以稱病不親詣邯鄲之故上旣赦以爲庶人
而呂后令人告越復謀反遂及禍三人事越獨爲冤
且扈輒勸越反越不聽有司以越不誅輒爲反形已具
然則貫高欲殺高祖張敖不從其事等耳乃以爲不知

狀而赦得釋何也樂說告信賁赫告布皆得封列侯而
梁大僕告越不論賞豈非漢朝亦知其故耶樂布爲越
大夫使於齊而越死還奏事越頭下上召罵布欲亨之
布謂越反形未見而帝以苛細誅之上乃釋布拜爲都
尉然則高祖於用刑爲有負於越矣傷哉

蜘蛛結罔

佛經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莊子云惟蟲能蟲惟蟲能
天蓋雖昆蟲之微天機所運其善巧方便有非人智慮
技解所可及者蠶之作繭蜘蛛之結罔蜂之累房燕之
營巢蟻之築垤螟蛉之祝子之類是已雖然亦各有幸

不幸存乎其間蛛之結罔也布絲引經捷急上下其始
為甚難至於緯而織之轉盼可就踈密分寸未嘗不齊
門檻及花梢竹間則不終日必為人與風所敗唯閑屋
垓垣人迹罕至乃可久久而享其安故燕巢幕上季子
以為至危李斯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
之倉中之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歎曰
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豈不信哉

孫權稱至尊

陳壽三國志固多出於一時雜史然獨吳書稱孫權為
至尊方在漢建安為將軍時已如此至於諸葛亮周瑜

見之於文字間亦皆然周瑜病困與權書曰曹公在北
劉備寄寓此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破曹公還權迎之
肅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呂蒙遣鄧玄之說郝普曰
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又曰至尊遣兵相繼於道
蒙謀取關羽密陳計策曰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
聖明蒙等尚存也陸遜謂蒙曰下見至尊宜好爲計甘
寧欲圖荊州曰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至尊當早規
之權爲張遼掩襲賀齊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權欲以
諸葛恪典掌軍糧諸葛亮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
性踈糧穀軍之要最足下特爲啓至尊轉之遜以白權

凡此之類皆非所宜稱若以為陳壽作史虛辭則魏蜀不然也

康山讀書

杜子美贈李太白詩康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說者以為即廬山也吳曾能改齋漫錄內辨誤一卷正辨是事引杜田杜詩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康山白讀書于大康山有讀書堂尚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為僧坊稱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吳君以是證杜句知康山在蜀非廬山也予

案當塗所刊太白集其首載新墓碑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范傳正撰凡千五百餘字但云自國朝已來編於屬籍神龍初自碎葉還廣漢因僑為郡人初無補遺所紀七十餘言豈非好事者偽為此書如開元遺事之類以附會杜老之詩邪歐陽志輿地廣記云彰明有李白碑白生於此縣蓋亦傳說之誤當以范碑為正

列國城門名

郡縣及城門名用一字者為雅馴近古今獨姑蘇曰吳郡吳縣有盤門閶門葑門婁門齊門它皆不然春秋時列國門名見於左氏傳者鄭最多曰渠門純門時門將

門闈門皇門郭門墓門又有師之梁桔株之門周曰圍
門魯曰雩門雉門稷門萊門鹿門又有子駒之門公羊
傳有華門吏門宋曰彤門桐門盧門曹門澤門揚門桑
林之門邾曰魚門范門衛曰閼門蓋獲之門齊曰雍門
亦有揚門鹿門稷門吳曰胥門宋垤澤之門見孟子

緇塵素衣

陳簡齋墨梅絕句一篇云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
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只恨緇塵染素衣語意皆妙
絕晉陸機爲顧榮贈婦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
齊謝元暉酬王晉安詩云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正

用此也

去國立後

齊高氏食邑于盧高弱以盧叛齊間丘嬰圍之弱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高鄒弱致盧而出奔晉魯臧氏食邑于防臧紇得罪使來告曰苟守先祀敢不辟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案弱紇二人據地要君故孔子曰臧武仲以防求後于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然齊魯之君竟如其請不以要君之故而背之蓋當是時先王之澤未熄非若戰國務爲詐力權謀之比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也降及末世遂有帶甲約降旣

解甲即圍而殺之者不仁孰甚焉

詩詞改字

王荆公絕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祇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爲過復圈去而改爲入旋改爲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爲綠黃魯直詩歸燕略無三月事高蟬正用一枝鳴用字初曰抱又改曰占曰在曰帶曰要至用字始定予聞於錢伸仲大夫如此今豫章所刻本乃作殘蟬猶占一枝鳴向巨原云元不伐家有魯直所書東坡念奴嬌與今人歌不同

者數處如浪淘盡為浪聲沉周郎赤壁為孫吳赤壁亂
石穿空為崩雲驚濤拍岸為掠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
髮為多情應是笑我生華髮人生如夢為如寄不知此
本今何在也

姑舅為婚

姑舅兄弟為婚在禮法不禁而世俗不曉案刑統戶婚
律云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
己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並不得為婚
姻議曰父母姑舅兩姨姊妹於身無服乃是父母總麻
據身是尊故不合娶及姨又是父母大功尊若堂姨雖

於父母無服亦是尊屬母之姑堂姑並是母之小功以
上尊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亦謂堂姊妹所生
者女壻姊妹於身雖並無服據理不可爲婚並爲尊卑
混亂人倫失序之故然則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
於婚娶了無所妨予記政和八年知漢陽軍王大夫申
明此項勅局看詳以爲如表叔取表姪女從甥女嫁從
舅之類甚爲明白徽州法司編類續降有全文今州縣
官書判至有將姑舅兄弟成婚而斷離之者皆失於不
能細讀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時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
妹爲婚周武帝又詔不得娶母同姓以爲妻妾宣帝詔

母族絕服外者聽婚皆偏閨之制漫附於此

指婚請新令出到西門文帝却禁中收女父與母及

言世室本無故員只第次散而猶籍之昔習夫故不

容齋續筆卷第八

附地即休高香籍以為吹奏殊取奏致女與魁女殺然

飲聖子無故放于信如味人辛味莫則軍王大夫申

其眉入命夫不之姑然限中奏只第故杖五是一等其

香女辭故杖九長鞭並無照耕野不可為殺並為尊卑

上尊已之堂杖又再於親堂杖魁女有體堂故杖放坐

公父母無期亦長尊尊母之故堂故並長母之小以

容齋續筆卷第九十四則

三家七穆

春秋列國卿大夫世家之盛無越魯三家鄭七穆者魯之公族如臧氏展氏施氏子叔氏叔仲氏東門氏郈氏之類固多唯孟孫叔孫季孫實出於威公其傳序累代皆秉國政與魯相為久長若揆之以理則威公弑兄奪國得罪於天顧使有後如此鄭靈公亡無嗣國人立穆公之子子良子良辭以公子堅長乃立堅是為襄公襄公將去穆氏子良爭之願與偕亡乃舍之皆為大夫其後位卿大夫而傳世者罕駟豐印游國良故曰七穆然

則諸家不逐而獲存子良之力也至其孫良霄乃先覆族而六家為卿如故此又不可解也

貢薛韋康

漢元帝紀贊云貢薛韋康迭為宰相謂貢禹薛廣德韋元成康衡也四人皆握姪自好當優柔不斷之朝無所規救衡專附石顯最為邪臣廣德但有諫御樓船一事禹傳稱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元成傳稱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皆不著其有過案劉向傳宏恭石顯白逮更生下獄下太傳韋元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蕭望之周堪

謀排許史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
不伏誅復蒙恩召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
不道更生坐免為庶人若以漢法論之更生死有餘罪
幸元帝不殺之耳京房傳房欲行考功法石顯及韋丞
相皆不欲行然則韋貢之所以進用皆陰附恭顯而得
之班史隱而不論唯於石顯傳云貢禹明經著節顯使
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
正在望之死後也

兒寬張安世

漢史有當書之事本傳不載者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

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
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貫寬復用之宣帝時張安
世嘗不快上所為不可上意上欲誅之趙充國以為安世本持
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
是得免二事不書於寬及安世傳而於劉向充國傳中
見之豈非以二人之賢為諱之邪韓說能以一言救賢
臣於垂死而不於說傳書之以揚其善為可惜也

深溝高壘

韓信伐趙趙陳餘聚兵井陘口禦之李左車說餘曰信
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願假奇兵從間道絕其

輜重而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不至十日信之頭可致麾下餘不聽一戰成禽七國反周亞夫將兵往擊會兵滎陽鄧都尉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而東北壁昌邑深溝高壘使輕兵塞其饒道以全制其極亞夫從之吳果敗亡李鄧之策一也而用與不用則異耳秦軍武安西以攻闕與趙奢救之去邯鄲三十里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既乃卷甲而趨之大破秦軍奢之將略所謂玩敵於股掌之上雖未合戰而勝形已著矣前所去鄧都尉者亞夫故父絳侯客也鼂錯傳云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

吳楚為將還上書言軍事拜為城陽中尉鄧公者豈非
鄧都尉乎亞夫傳以為此策乃自請而後行顏師古疑
其不同然以事料之必非出於已也

生之徒十有三

老子出生入死章云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
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
厚王弼注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
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十分亦有三耳
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焉其說甚淺且不解釋
後一節唯蘇子由以謂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

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
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爲之
妙其論可謂盡矣

臧氏二龜

臧文仲居蔡孔子以爲不智蔡者國君之守龜出蔡地
因以爲名焉左傳所稱作虛器正謂此也至其孫武仲
得罪于魯出奔邾使告其兄賈於鑄且致大蔡焉曰紇
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蓋請爲先人立後
也賈再拜受龜使弟爲爲己請遂自爲也乃立臧爲爲
之子曰昭伯嘗如晉從弟會竊其寶龜僕句

龜所出以地名

上為信與僭僭吉

信也

會如晉昭伯問內子與母弟皆

不對會之意欲使昭伯疑其若有它故者歸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郕及昭伯從昭公孫于齊季平子立會為臧氏後會曰僕句不余欺也臧氏二事皆以龜故皆以弟而奪兄位亦異矣

有扈氏

夏書甘誓啓與有扈大戰于甘以其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為辭孔安國傳云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其罪如此耳而淮南子齊俗訓曰有扈氏為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高誘注云有扈夏啓之庶兄

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此事不見於
它書不知誘何以知之傳記散軼其必有以為據矣莊
子以為禹攻有扈國為虛厲非也

太公丹書

太公丹書今罕見於世黃魯直於禮書得其諸銘而書
之然不著其本始予讀大戴禮武王踐阼篇載之甚備
故悉紀錄以遺好古君子云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
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
乎皆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
之道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王

齋三日尚父端冕奉書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
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
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
孫常者此言之謂也又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
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
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
於席之四端爲銘前左端曰安樂必敬前右端曰無行
可悔後左端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曰所監
不遠視爾所代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生咥
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

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楹之銘曰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
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寔惡乎失道
於嗜欲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脩容謹戒必
共共則壽屨之銘曰謹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
杖食自杖戒之僑僑則逃户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
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
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摇摇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
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劔
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

之銘曰屈申之義發之行之無忘自過予之銘曰造予
造予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凡十六銘賈誼政事書所陳教太子一節千餘言皆此
書保傳篇之文然及胡亥趙高之事則為漢儒所作可
知矣漢昭帝紀通保傳傳文穎注曰賈誼作在禮大戴
記其此書乎荀卿議兵篇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
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蓋出諸此左傳晉斐豹著於丹
書謂以丹書其罪也其名偶與之同耳漢祖有丹書鐵
契以待功臣蓋又不同也

漢景帝

漢景帝為人甚有可議。鼂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墼垣也。丞相申屠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至朝，嘉請誅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墼垣。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臨江王榮以皇太子廢，為王坐侵太宗廟孺地為宮，詣中尉府對簿。責訊王遂自殺。兩者均為侵宗廟，榮以廢黜失寵，至於殺之，錯方貴幸，故略不問罪。其不公不慈如此。及用爰盎一言，錯即夷族，其寡恩忍殺復如此。

蕭何先見

韓信從項梁居戲下無所知名又屬羽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乃亡歸漢陳平事項羽羽使擊降河內已而漢攻下之羽怒將誅定河內者平懼誅乃降漢信與平固能擇所從然不若蕭何之先見何為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召何何固請得毋行則當秦之未亡已知其不能久矣不待獻策弗用及懼罪且誅然後去之也

史漢書法

史記前漢所書高祖諸將戰功各為一體周勃傳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攻好時最擊咸陽最攻曲遇最破臧荼所將卒當馳道為多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

爲多夏侯嬰傳破李由軍以兵車趣攻戰疾從擊章邯
以兵車趣攻戰疾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灌
嬰傳破秦軍於杠里疾鬪攻曲遇戰疾力戰於藍田疾
力擊項佗軍疾戰又書擊項冠於魯下所將卒斬司馬
騎將各一人擊破王武軍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擊武
別將所將卒斬都尉一人擊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將
軍將吏四十六人擊田橫所將卒斬騎將一人從韓信
卒斬龍且所將之卒身生得周蘭破薛郡身虜騎將擊項籍
陳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追至東城所將卒共斬籍
擊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白題將一人攻陳豨卒斬特

將五人破黥布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小將十
人傅寬傳屬淮陰擊破歷下軍屬相國參殘博屬太尉
勃擊陳豨酈商傳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定上谷受
趙相國印五人之傳書法不同如此灌嬰事尤爲複重
然讀之了不覺細瑣史筆超拔高古范曄以下豈能窺
其籬奧哉又史記灌嬰傳書受詔別擊楚軍後受詔將
郎中騎兵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受詔別降樓煩以北
六縣受詔并將燕趙車騎受詔別攻陳豨凡六書受詔
字漢減其三云

薄昭田蚡

周勃爲人告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初勃以誅諸呂功益封賜金盡以予太后弟薄昭及繫急昭爲言太后后以語文帝迺得釋王恢坐爲將軍不出擊匈奴單于鞬重下廷尉當斬恢行千金於丞相田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后以蚡言告上上竟誅恢蚡者王太后同母弟也漢世母后豫聞政事故昭蚡憑之以招權納賄其史所不書者當非一事也

神宗熙寧七年天下大旱

帝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怫然爭之帝曰比

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爲更失人心安石曰

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佾所爲耳是時安石力行新法以爲民害向經曹佾能獻忠於

母后可謂賢戚里矣而安石非沮之使遇薄昭田蚡當如何哉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

宣仁聖烈后臨朝宰相蔡確乞復其官

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得免刑誅幸矣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其聖如此雖有昭蚡百輩何所容其姦乎

文字結尾

老子道經孔德之容一章其末云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蓋用二字結之左傳叔孫武叔使郈馬正侯犯殺郈宰公若藐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劔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劔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孟子載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厭酒肉而後反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妻矚其所之乃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此二事反復數十百語而但以使如之及今若此各三字結之史記封禪書載武帝用方士言神祠長陵神君李少君謬忌少翁游水

發根藥大公孫卿史寬舒丁公王朔公玉帶越人勇之
之屬所言祠竈化丹沙求蓬萊安期生立太一壇作甘
泉宮臺室柏梁仙人掌壽宮神君鬪棊小方泰帝神鼎
雲陽美光緹氏城僊人跡太室呼萬歲老父牽狗白雲
起封中德星出越祠雞卜通天臺明堂昆侖建章宮五
城十二樓凡數十事三千言而其末云然其效可睹矣
則武帝所興為者皆墮誕罔中不待一二論說也文字
結尾之簡妙至此

國初古文

歐陽公書韓文後云子少家漢東有大姓李氏者其子

堯輔頗好學子游其家見有敝篋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以歸讀之是時天下未有道韓文者子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後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韓文遂行于世又作蘇子美集序云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以相誇尚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學者稍趨於古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

時可謂特立之士也柳子厚集有穆脩所作後叙云予少嗜觀韓柳二家之文柳不全見於世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爲甚凡用力二紀文始幾定時天聖九年也予讀張景集中柳開行狀云公少誦經籍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愈文僅百篇授公曰質而不麗意若難曉子詳之何如公一覽不能捨歎曰唐有斯文哉因爲文章直以韓爲宗尚時韓之道獨行於公遂名肩愈字紹先韓之道大行於今自公始也又云公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扶百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周孔兵部侍郎王祐得公書曰子之文出於今世真古之

文章也兵部尚書楊昭儉曰子之文章世無如者已二百年矣開以開寶六年登進士第景作行狀時咸平三年開序韓文云予讀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于今凡七年然則在國初開已得昌黎集而作古文去穆伯長時數十年矣蘇歐陽更出其後而歐陽略不及之乃以爲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何也范文正公作尹師魯集序亦云五代文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洎楊大年專事藻飾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師魯與穆伯長力爲古文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其論最爲至當

變而古其論是為至當

自身代為古文則亦殊外而凝之由是夫

容齋續筆卷第九

天不未百... 何出於文五公於年補魯集取亦

燻十平吳... 出其對而燭則細不及之代以爲

李於順五... 昌慶集而於古文去蘇自身親

李開京韓文云平鬱夫主之文自平十士至今凡士

百平矣開以開寶六平登對士策景於於非朝歲平二

文章也吳陪尚書蘇即劍曰平之文章世無以者

文章也吳陪尚書蘇即劍曰平之文章世無以者

容齋續筆卷第十

十七則

經傳煩簡

左傳蔡聲子謂楚子木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
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
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其語本於大禹謨罪疑惟輕
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晉叔向詒鄭子產
書曰先王議事以制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
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
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其語本於呂刑惟良折
獄哲人惟刑也旨意則同而經傳煩簡爲不侔矣



曹參不薦士

曹參代蕭何爲漢相國日夜飲酒不事事自云高皇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旣明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是則然矣然以其時考之承暴秦之後高帝創業尚淺日不暇給豈無一事可關心者哉其初相齊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堂以舍之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然入相漢時未嘗引蓋公爲助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深山蒯徹爲參客或謂徹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二人者世俗所不及

何不進之於相國乎徹以告參參皆以為上賓徹善齊人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受凡此數賢參皆不之用若非史策失其傳則參不薦士之過多矣

漢初諸將官

漢初諸將所領官多為丞相如韓信初拜大將軍後為左丞相擊魏又拜相國擊齊周勃以將軍遷太尉後以相國代樊噲擊燕樊噲以將軍攻韓王信遷為左丞相以相國擊燕酈商為將軍以右丞相擊陳豨以丞相擊黥布尹恢以右丞相備守淮陽陳涓以丞相定齊地然

百官公卿表皆不載蓋蕭何已居相位諸人者未嘗在
朝廷特使假其名以爲重耳後世使相之官本諸此也

漢官名

漢官名旣古雅故書於史者皆可誦味如朝臣斷斷不
可光祿勳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御史大夫言可聽郎
中令善媿人丞相議不可用太尉不足與計大將軍尊
貢誠重大將軍有揖客京兆尹可立得大夫乘私車來
邪大官丞日晏不來謝田大夫曉大司農大司馬欲用
是忿恨後將軍數畫軍冊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
人以老病罷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之類又如所書路

中大夫韓御史大夫叔孫太傅鄭尚書鮑司隸趙將軍
張廷尉亦燁然有法後漢書執金吾擊郾大司馬當擊
宛大司馬習用步騎等語尚有前史餘味

漢唐輔相

前漢宰相四十五人自蕭曹魏丙之外如陳平王陵周
勃灌嬰張蒼申屠嘉以高帝故臣陶青劉舍許昌薛澤
莊青翟趙周以功臣侯子孫竇嬰田蚡公孫賀劉屈氂
以宗戚衛綰李蔡以士伍唯王陵申屠嘉及周亞夫王
商王嘉有剛直之節薛宣翟方進有材其餘皆容身保
位無所建明至於御史大夫名爲亞相尤錄錄不足數

劉向所謂御史大夫未有如兒寬者蓋以餘人可稱者少也若唐宰相三百餘人自房杜姚宋之外如魏謩王珪褚遂良狄仁傑魏元忠韓休張九齡楊綰崔祐甫陸贄杜黃裳裴垍李絳李藩裴度崔羣韋處厚李德裕鄭畋皆為一時名宰考其行事非漢諸人可比也

漢武留意郡守

漢武帝天資高明政自己出故輔相之任不甚擇人若但使之奉行文書而已其於除用郡守尤所留意莊助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懷故土出為郡吏間者闕焉久不聞問吾丘壽王為東郡都

尉上以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詔賜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汲黯拜淮陽太守不受印綬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觀此三者則知郡國之事無細大未嘗不深知之為長吏者常若親臨其上又安有不盡力者乎惜其為征伐奢侈所移使民間不見德澤為可恨耳

苦費菜

吳歸命侯天紀三年八月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者家有

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草以者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唐五行志中宗景龍二年岐州郿縣民王上賓家有苦蕒菜高三尺餘上廣尺餘厚二分說者以為草妖子案買菜即苦蕒今俗呼為苦蕒者是也天紀景龍之事甚相類歸命次年亡國中宗後二年遇害雖事非此致亦可謂妖矣平慮草不知何狀楊雄甘泉賦并閭注如淳曰并閭其葉隨時政政平則平政不平則傾也顏師古曰如氏所說自是平慮耳然則亦異草也鬼目見爾雅郭璞

云今江東有鬼目草莖似葛葉貞而毛如耳璫也赤色
叢生廣志曰鬼目似梅南人以飲酒南方草木狀曰鬼
目樹大者如木子小者如鴨子七月八月熟色黃味酸
以蜜煮之滋味柔嘉交趾諸郡有之交州記曰高大如
木瓜而小傾邪不周正本草曰鬼目一名東方宿一名
連蟲陸名羊蹄

唐諸生束脩

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筐酒一壺脩一案為束
脩之禮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皆如國子之法其習
經有暇者命習隸書并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每旬

前一日則試其所習業乃知唐世士人多工書蓋在六館時以爲常習其說文字林蒼雅諸書亦欲責以結字合於古義不特銓選之時方取楷法道美者也束脩之禮乃於此見之開元禮載皇子束脩束帛一筐五匹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三胾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執筐者以筐授皇子皇子跪奠筐再拜博士荅再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筐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其儀如此州縣學生亦然

范德孺帖

范德孺有一帖云純粹忝冒固多尤是家兄北歸遂解
倒懸之念慶快安幸此外何求四月末雇舟離均借人
至鄧本待家兄之來今家兄雖得歸潁昌而尚未聞來
耗已累遣人稟問所行路及相見之期人尚未還未知
果能如約否蓋恐太原接人非久到此法留半月則須
北去也予以其時考之元符三年四月德孺除知太原
是月二十一日忠宣公自鄧州分司復故秩許歸潁昌
府則此帖當在五月間忠宣猶未離永州也德孺自均
州守擢帥河東至於雇舟借人以行又云接人法留半
月過此則須北去雖欲待其兄亦不可得今世為長吏

雖居葦爾小壘而欲送還兵士唯意所須若接人之來
視其私計辦否為遲速耳未嘗顧法令以自傲策使申
固要束稍整攝之置士大夫於無過之地亦所以善風
俗也

民不畏死

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則
為竒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讀者至此多以為老氏好
殺夫老氏豈好殺者哉旨意蓋以戒時君世主視民為
至愚至賤輕盡其命若刈草菅使之知民情狀人人能
與我為敵國慄乎常有朽索馭六馬之懼故繼之曰常

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
希有不傷其手矣下篇又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
是以輕死且人情莫不欲壽雖衰貧至骨瀕於餓隸其
與受僇而死有間矣烏有不畏者哉自古以來時運倂
擾至於空天下而爲盜賊及夷考其故亂之始生民未
嘗有不靖之心也秦漢隋唐之末土崩魚爛比屋可誅
然凶暴如王仙芝黃巢不過僥覬一官而已使君相御
之得其道豈復有滔天之患哉龔遂之清渤海馮異之
定關中高仁厚之平蜀盜王先成之說王宗侃民情可
見世之君子能深味老氏之訓思過半矣

天下有奇士

天下未嘗無魁奇智略之士當亂離之際雖一旅之聚
數城之地必有策策知名者出其間史傳所書尚可考
也鄭燭之武弦高從容立計以存其國後世至不可勝
紀在唐尤多姑撫其小小者數人載于此武德初北海
賊帥綦公順攻郡城爲郡兵所敗後得劉蘭成以爲謀
主才用數十百人出奇再奮北海即降海州臧君相帥
衆五萬來爭蘭成以敢死士二十人夜襲之掃空其衆
徐圓朗據海岱或說之曰有劉世徹者才略不世出名
高東夏若迎而奉之天下指揮可定圓朗使迎之世徹

至已有衆數千圓郎使徇譙杞東人素聞其名所向皆
下表甫亂浙東朝廷遣王式往討其黨劉晔勸甫引兵
取越憑城郭據府庫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得間則長驅
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
西必有響應者別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則國家
貢賦之地盡入于我矣甫不能用高駢之將畢師鐸攻
駢乞師於宣州秦彥彥兵至遂下揚州師鐸遣使趣彥
過江將奉以爲主或說之曰僕射順衆心爲一方去害
宜復奉高公而佐之揔其兵權誰敢不服且秦司空爲
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爲之下乎切恐功名成敗未可

知也不若亟止秦司空勿使過江彼若粗識安危必未
敢輕進就使他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為高氏忠臣也
師鐸不以為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求
之弗獲王建鎮成都攻楊晟於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
山谷諸寨日出抄掠之王先成往說其將王宗侃曰民
入山谷以俟招安今乃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旦出淘
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萬一城中有智者為之畫
策使乘虛奔突先伏精兵於門內望淘虜者稍遠出弓
弩手礮各百人攻寨之一面又於三面各出耀兵諸寨
咸自備禦無暇相救如此能無敗乎宗侃矍然先成為

條列七事爲狀以白王建建即施行之榜至三日山中
之民競出如歸市浸還故業觀此五者則其他姓名不
傳與草木俱腐者蓋不可勝計矣

易卦四德

易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唯乾坤爲能盡之若屯隨二卦
但大亨貞臨无妄革三卦皆大亨以正而已有亨利貞
者十一蒙同人離咸兌恒遯萃渙小過旣濟也元亨利
者一蠱也利貞者八大畜大壯明夷家人中孚蹇損漸
也亨貞者三需困旅也元亨者三大有升鼎也亨利者
五賁復大過巽噬嗑也亨者九小畜履泰謙節坎震豐

未濟也利者五訟豫解益夬也貞者四師比否頤也唯八卦皆無之觀剝晉睽姤歸妹井艮也若以卦象索之如剝睽姤猶可強爲之辭它則不復容擬議矣

孫堅起兵

董卓盜國柄天下共興義兵討之惟孫堅以長沙太守先至爲卓所憚獨爲有功故裴松之謂其最有忠烈之稱然長沙爲荊州屬部受督於刺史王叡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堅乃承案行使者詐檄殺之以償曩忿南陽太守張咨鄰郡二千石也以軍資不具之故又收斬之是以區區一郡

將乘一時兵威輒害方伯鄰守豈得爲勤王乎劉表在
荊州乃心王室袁術志於逆亂堅乃奉其命而攻之自
速其死皆可議也

孫權封兄策

孫權即帝位追尊兄策爲長沙王封其子爲吳侯案孫
氏奄有江漢皆策之功權特承之耳而報之之禮不相
宜稱故陳壽評云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
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而孫盛乃云權遠思盈虛之數
正本定名防微於未兆可謂爲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
其說迂謬如此漢室中興出於伯升光武感其功業之

不終建武二年首封其二子爲王而帝子之封乃在一年之後司馬昭繼兄師秉魏政以次子攸爲師後常云天下者景王之天下欲以大業歸攸以孫權視之不可同日論也

踰年改元

自漢武帝建元紀年之後嗣君紹統必踰年乃改元雖安帝繼殤帝亦終延平而爲永初威帝繼質帝亦終本初而爲建和唐宣宗以叔繼姪亦終會昌六年而改大中獨本朝

太祖以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上仙

太宗嗣位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改爲太平興國元年
去新歲纔八日耳意當時星辰曆象考卜兆祥必有其
說而國史傳記皆失傳切計嶺蜀之遠制書到時已是
二年之春是時宰相薛居正沈倫盧多遜失於不考引
故實致行之弗審使人君即位而無元年尤爲不可也
若唐順宗以正元二十一年正月嗣位至八月辛丑改
元永正蓋已稱太上皇嫌於獨無紀年故亟更之耳劉
禪孫亮石宏符生李璟未踰年而改此不足責晉惠帝
改武帝太熙爲永熙而以爲欲長奉先皇之制亦非也
唐中宗仍武曆神龍梁末帝追承太祖乾化孟昶仍父

知祥明德漢劉知遠追用晉天福隱帝仍父乾祐周世宗仍太祖顯德皆非禮之正無足議者唐哀帝仍昭宗天祐蓋畏朱溫而不敢云

賊臣遷都

自漢以來賊臣竊國命將欲移鼎必先遷都以自便董卓以山東兵起謀徙都長安驅民數百萬口更相蹈藉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雞犬高歡自洛陽遷魏於鄴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朱全忠自長安遷唐於洛驅徙士民毀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長安自是丘墟卓不旋踵而死曹操迎天子都許卒覆劉氏魏唐之祚

竟為高朱所傾凶盜設心積慮由來一揆也

輿地道里誤

古今輿地圖志所記某州至某州若干里多有差誤偶閱元祐九域志姑以吾鄉饒州證之饒西至洪州三百八十里而志云西至州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至洪五百六十八里於洪州書至饒又衍二十里是為七百六十里也饒至信州三百七十里而志云東南至本州界二百九十里自界首至信州三百五十里是為六百四十里也饒至池州四百八十里而志云北至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池州三百八十里是為五百七十里

也唐賈耽皇華四達記所紀中都至外國尤爲詳備其
書虔州西南一百十里至潭口驛又百里至南康縣然
今虔至潭口纔四十里又五十里即至南康比之所載
不及半也以所經行處驗之知其它不然者多矣

容齋續筆卷第十

容齋續筆卷第十一 十五則

古罇子

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四金者罇
錡鐃鐸也以金罇和鼓鄭氏注云罇罇子也圜如碓頭
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賈公彥疏云罇子之名
出於漢之太子樂官南齊始興王鑑為益州刺史廣漢
什邡民段祚以罇子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
圍二尺四寸圓如甬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
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
當心跪注罇子以手振芒則其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



古所以節樂也周斛斯徵精三禮為太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樂有罇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曰此罇于也衆弗之信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乃取以合樂焉宣和博古圖說云其製中虛椎首而殺其下王黼亦引段祚所獻為證云今樂府金罇就擊於地灌水之制不復考矣是時有虎龍罇一山紋罇一園花罇一繫馬罇一龜魚罇一魚罇二鳳罇一虎罇七其最大者重五十一斤小者七斤淳熙十四年澧州慈利縣周赧王墓傍五里山摧蓋古冢也其中藏器物甚多子甥余玠宰是邑得一罇

高一尺三寸上徑長九寸五分闊八寸下口長徑五寸
八分闊五寸虎鈕高一寸二分闊寸一分并尾長五寸
五分重十三斤紹熙三年子仲子簽書峽州判官於長
陽縣又得其一甚大高二尺上徑長一尺六分闊一尺
四寸二分下口長徑九寸五分闊八寸虎鈕高二寸五
分足闊三寸四分并尾長一尺重三十五斤皆虎鎛也
子家蓄古彝器百種此遂爲之冠小鎛無損缺扣之其
聲清越以長大者破處五寸許聲不能渾全然亦可考
擊也後復得一枚與大者無小異自峽來宣諸筭籠中
取者不謹斷其鈕匠以藥錐而柵之遂兩兩相對若三

禮圖景祐大樂圖所畫形製皆非東坡志林記始興王
鑑一節云記者能道其尺寸之詳如此而拙於遣詞使
古器形制不可復得其髣髴甚可恨也正為此云

孫玉汝

韓莊敏公縝字玉汝蓋取君子以玉比德縝密以粟及
王欲玉汝之義前人未嘗用最為古雅案唐登科記會
昌四年及第進士有孫玉汝李景讓為御史大夫劾罷
侍御史孫玉汝會稽大慶寺碑咸通十一年所立云衢
州刺史孫玉汝記榮王宗綽書目有南北史選練十八
卷云孫玉汝撰蓋其人也

唐人避諱

唐人避家諱甚嚴固有出於禮律之外者李賀應進士舉忌之者斥其父名晉肅以晉與進字同音賀遂不敢試韓文公作諱辯論之至切不能解衆惑也舊唐史至謂韓公此文爲文章之紕繆者則一時橫議可知矣杜子美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詩蓋其人云裴德融諱臯高錯以禮部侍郎典貢舉德融入試錯曰伊諱臯向某下就試與及第困一生事後除屯田員外郎與同除郎官一人同參右丞盧簡求到宅盧先屈前一人入前人啓云某與新除屯田裴員外同祇候盧使驅使官

傳語曰負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裴蒼遽
出門去觀此事尤為乖刺錯簡求皆當世名流而所見
如此語林載崔殷夢知舉吏部尚書歸仁晦託弟仁澤
殷夢唯唯而已無何仁晦復詣託之至於三四殷夢斂
色端笏曰某見進表讓此官矣仁晦始悟已姓殷夢諱
也按宰相世系表其父名龜從此又與高相類且父名
晉肅子不得舉進士父名臯子不得於主司姓高下登
科父名龜從子不列姓歸人於科籍揆之禮律果安在
哉後唐天成初盧文紀爲工部尚書新除郎中于鄴公
參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竟不見鄴憂畏太過一夕

雉經于室文紀坐謫石州司馬此又可怪也

高錯取士

高錯為禮部侍郎知貢舉閱三歲頗得才實始歲取四十人才益少詔減十人猶不能滿此新唐書所載也案登科記開成元年中書門下奏進士元額二十五人請加至四十人奉勅依奏是年及二年三年錯在禮部每舉所放各四十人至四年始令每年放三十人為定則唐書所云誤矣撫言載錯第一榜裴思謙以仇士良關節取狀頭錯庭譴之思謙回顧厲聲曰明年打脊取狀頭第二年錯知舉誠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携士良

一緘入貢院既而易紫衣趨至堦下白曰軍容有狀薦
裴思謙秀才錯接之書中與求魏莪錯曰狀元已有人
此外可副軍容意旨思謙曰卑吏奉軍容處分裴秀才
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錯俛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
士思謙曰卑吏便是也錯不得已遂從之思謙及第後
宿平康里賦詩云銀釭斜背解明璫小語低聲賀玉郎
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然則思謙亦踈俊
不羈之士耳錯徇凶璫之意以爲舉首史謂頗得才實
恐未盡然先是大和三年錯爲考功員外郎取士有不
當監察御史姚中立奏停考功別頭試六年侍郎賈餗

又奏復之事見選舉志

兵部名存

唐因隋制尚書置六曹吏部兵部分掌銓選文屬吏部武屬兵部自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書省奏擬兩部各列三銓曰尚書銓尚書主之曰東銓曰西銓侍郎二人主之吏居左兵居右是為前行故兵部班級在戶刑禮之上睿宗初政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為侍郎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謹為侍郎六人皆名臣二選稱治其後用人不能悉得賢然兵部為甚其變而為三班流外銓

不知自何時元豐官制行一切更改凡選事無論文武悉以付吏部蘇東坡當元祐中拜兵書謝表云恭惟先帝復六卿之名本欲後人識三代之舊古今殊制閉劇異宜武選隸於天官兵政摠於樞輔故司馬之職獨省文書蓋紀其實也今本曹所掌惟諸州廂軍名籍及每大禮則書寫蕃官加恩告雖有所轄司局如金吾街仗司騏驎車輅象院法物庫儀鸞司不過每季郎官一往耳名存實亡一至於此

武官名不正

文官郎大夫武官將軍校尉自秦漢以來有之至於階

秩品著則由晉魏至唐始定唐文散階二十九自開府特進之下爲大夫者十一爲郎者十六武散階四十五爲將軍者十二爲校尉者十六此外懷化歸德大將軍訖于司戈執戟皆以待蕃戎之君長臣僕本朝因之元豐正官制廢文散階而易舊省部寺監名稱爲郎大夫曰寄祿官政和中改選人七階亦爲郎欲以將軍校尉易橫行以下諸使至三班借職而西班用事者嫌其塗轍太殊亦請改爲郎大夫於是以卒伍廝圉玷汙此名又以節度使至刺史專爲武臣正任且郎大夫漢以處名流觀察使在唐爲方伯刺史在漢爲監司在唐爲郡

守豈介冑恩倖所得處哉此其名尤不正者也

名將晚謬

自古威名之將立蓋世之勲而晚謬不克終者多失於恃功矜能而輕敵也關羽手殺袁紹二將顏良文醜於萬衆之中及攻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羽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其功名盛矣而不悟呂蒙陸遜之詐竟墮孫權計中父子成禽以敗大事西魏王思政鎮守玉壁高歡連營四十里攻圍之飢凍而退及思政徙荊州舉韋孝寬代已歡舉山東之衆來攻凡五十日復以敗歸皆思政功也其後欲以長社爲行臺治

所致書於崔猷猷曰襄城控帶京洛當今要地如其動
靜易相應接潁川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莫若頓兵襄
城而遣良將守潁川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
豈足爲患宇文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
年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已而陷於高澄身爲
俘虜慕容紹宗挫敗侯景一時將帥皆莫及而攻圍潁
川不知進退赴水而死吳明徹當陳國衰削之餘北伐
高齊將略人才公卿以爲舉首師之所至前無堅城數
月之間盡復江北之地然其後攻周彭城爲王軌所困
欲過歸路蕭摩訶請擊之明徹不聽曰塞旗陷陳將軍

事也長筭遠略老夫事也一旬之間水路遂斷摩訶又
請潛軍突圍復不許遂爲周人所執將士三萬皆沒焉
此四人之過如出一轍

唐帝稱太上皇

唐諸帝稱太上皇者高祖睿宗明皇順宗凡四君順宗
以病廢之故不能臨政高祖以秦王殺建成元吉明皇
幸蜀爲太子所奪唯睿宗上畏天戒發於誠心爲史冊
所表然以事考之睿宗以先天元年八月傳位於皇太
子猶五日一受朝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皆自決之
故皇帝之子嗣直嗣謙嗣昇封王皆以上皇誥而出命

又遣皇帝巡邊二年七月甲子太平公主誅明日乙丑
即歸政然則猶有不獲已也若夫與堯舜合其德則我
高宗皇帝

至尊壽皇聖帝爲然

楊倞注荀子

唐楊倞注荀子乃元和十三年然臣道篇所引書曰從
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注以爲伊
訓篇今元無此語致士篇所引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
汝惟曰未有順事注以爲康誥而不言其有不同者

昭宗相朱朴

唐昭宗出幸華州方強藩悍鎮遠近爲梗思得特起奇士任之以成中興之業水部郎中何迎表薦國子博士朱朴才如謝安朴所善方士許巖士得幸出入禁中亦言朴有經濟才上連日召對朴有口辯上悅之曰朕雖非太宗得卿如魏謩矣上憤天下之亂朴自言得爲宰相月餘可致太平遂拜爲相制出中外大驚唐制詔者制詞學士韓儀所撰曰夢傅巖而得真相則商道中興獵渭濱而載獻臣則周朝致理朕自逢多難渴竚英賢暗禱鬼神明祈日月果得哲輔契予勤求朱朴學業優深識用精敏久徊翔而不振彌正吉以自多朕知其才

遂召與語理亂立分於言下聞所未聞兵農皆在於術
中得所未得不覺前席爲之改容須委化權用昌表運
自我拔竒寧拘品秩百度羣倫俟爾康濟其美如此儀
者僿之兄所謂暗禱鬼神明祈日月之語必當時所授
旨意也朴爲相纔半年而罷後貶郴州司戶參軍制云
不爲自審之謀苟竊相援之力實因姦幸潛致顯榮亦
謂術可弭兵學能活國冒半歲容身之贊無一朝輔政
之功唯辱中台頗興羣論嗚呼昭宗當王室艱危之際
無知人之明拔朴於庶僚中位諸公袞以今觀之適足
詒後人譏笑新史贊謂捍豚臠而拒驅牙趣亡而已悲

夫

楊國忠諸使

楊國忠為度支郎領十五餘使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
弟畧一字不能盡胥吏因是恣為姦欺新舊唐史皆不
詳載其職案其拜相制前銜云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
太府卿事兼蜀郡長史劍南節度支度營田等副大使
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訪處置使兩京太府司農出納監
倉祠祭木炭宮市長春九成宮等使關內道及京畿采
訪處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崇玄館學士脩
國史太清太微宮使自餘所領又有管當租庸鑄錢等

使以是觀之槩可見矣宮市之事咸謂起於德宗正元不知天寶中已有此名且用宰臣充使也韓文公作順宗實錄但云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爲市隨給其直正元末以官者爲使亦不及天寶時已有之也

祖宗朝宰輔

祖宗朝宰輔名爲禮絕百僚雖樞密副使亦在太師一品之上然至其罷免歸班則與庶位等李崇矩自樞密使罷爲鎮國軍節度使旋改左衛大將軍遂爲廣南西道都巡檢使未幾遣使齎詔徙海南四州都巡檢使皆

非降黜在南累年入判金吾街仗司而卒猶贈太尉趙
安仁嘗參知政事而判登聞鼓院張鎔嘗知樞密院而
監諸司庫務曾孝寬以簽書樞密服闋而判司農寺張
宏李惟清皆自見任樞密副使徙御史中丞其他以前
執政而爲三司使中丞者數人官制旣行猶多除六曹
尚書自崇寧以來乃始不然

百官避宰相

劉器之以待制爲樞密都承旨道遇執政出尚書省相
從歸府第劉去席帽涼衫斂馬遣人傳語相揖而過左
相呂汲公歸呼門下省法吏問從官道逢宰相如何吏

檢條但有尚書省官避今僕兩省官各避其官長而無
兩制避宰相之法汲公乃止而心甚不樂劉以此語人
以爲有所據然以事體揆之侍從不避宰相恐爲不然
亦無所謂只避官長法劉公蓋飾說耳案天聖編勅諸
文武官與宰相相遇於路皆退避見樞密使副參知政
事避路同宰相其文甚明不應元祐時不行用也

百官見宰相

天聖編勅載文武百官見宰相儀文明殿學士至龍圖
閣直學士列班於都堂階上堂吏贊云請不拜班首前
致詞訖退歸位列拜宰相荅拜兩省官相次同學士之

儀上將軍大將軍將軍御史臺官及南班文武百寮序
班於中書門外應節度使至刺史並綴本班中丞揖訖
入宰相降階南向立於位乃稱班文東武西並北上臺
官南行北向東上贊云百寮拜宰相荅拜訖退內客省
使至閣門使見宰相樞密使並階上列行拜不荅拜見
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宣徽使客禮展拜皇城使以下諸
司使橫行副使見宰相樞密使並階上連姓稱職展拜
不荅拜見參政副樞並列行拜若諸司副使閣門祗候
見參樞亦不荅拜國朝上下等威其嚴如此已而浸廢
文潞公富韓公至和中自外鎮拜相詔百官班迎於門

言者乃謂隆之以虛禮元豐定官制王禹玉蔡持正為
僕射上日始用此禮其後復不行乾道初魏仲昌以樞
密吏寅緣得副承旨每謁公府與侍從同席升車而去
葉子昂為相獨抑之使與卿監旅進送之于右序不索
馬及王抃以國信所典儀吏為都承旨且正任觀察使
遂禮均從官矣

東坡自引所為文

東坡為文潞公作德威堂銘云元祐之初起公以平章
軍國重事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
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為謀則善

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
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
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案此
二詔蓋元祐二年三月潞公乞致仕不允批荅皆坡所
行也又繳還乞罷青苗狀云近日謫降呂惠卿告詞云
首建青苗次行助役亦坡所作張文定公墓誌載嘗論
次其文凡三百二十字結之云世以軾爲知言又述諫
用兵云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亦其所作
也并引責呂惠卿詞亦然乾道中邁直翰死荅陳敏步
帥詔云亞夫持重小棘門霸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

樂未央之衛尉後為敏作神道碑亦引之正以公為法也

容齋續筆卷第十一

